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 案頭清景又一年

李小碧

每到新一年，我並不急著做什麼規劃。那樣的單子，往年也列過，一條一條，煞有介事。結果呢，不知夾在哪本書裡，連書自己也尋不見了。

這時，我總要到書房裡坐一坐。也不是用功，只是看看。看架上那些書，靜靜地立著，今年想著，該把它們稍稍整理一番了。

不必像圖書館那樣分門別類，只是將那些翻得勤的，歸在一處；許久未碰的，也拂一拂塵，或許能重新想起當時買它的心境。這就像訪舊友，有的常來常往，有的疏闊久了，見一面，也是好的。

案頭那盆菖蒲，過了個冬，還是青青的。這種草怪，不見它長，卻也不見它枯，只是那麼一叢綠著，有股子清峻的勁兒。水該換了。用小勺將舊水舀出，注入新的清水。看那劍似的葉子在水裡微微漾著，心裡便也靜了一層。聽說古人案頭清供，最重菖蒲，取其「忍寒苦、安淡泊」之意。

我倒沒想那麼遠，只是看著舒服。今年或許該分分盆，多養兩盆，一盆留在案頭，一盆送到父親那裡去。他近來看點綠色，或許能養養神。

筆墨的事，是不能丟的。倒不是要成什麼書家，只是覺得，人手裡總得有點「活兒」，讓心神有個著落。硯台裡的宿墨已經干了，結成烏亮的一塊。用清水徐徐地磨，

看那墨色由淺入深，思緒也彷彿跟著沉靜下來。想練的字，是蘇東坡的《寒食帖》。不貪多，每天只臨三兩行，細細地揣摩那筆墨裡的從容與跌宕。東坡先生在這帖裡寫「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草」，境遇是淒清的，筆下卻有一股子渾然的生氣。寫字大約也是如此，不在器具的精粗，而在腕底有沒有那一點活趣。倘或能在這不急不緩的日課裡，悟得一絲半縷的「活趣」，這一年，便算沒有白過。

午飯是要自己動手做一兩樣的。買回一截嫩藕，幾個圓滾滾的冬筍，一把碧綠的菠菜。藕切成薄片，用糖醋略略一拌，滴兩滴香油，便是「玲瓏藕片」，取其清爽。冬筍剝了殼，對剖開，與幾片臘肉同蒸。臘肉的鹹鮮油脂滲到筍裡，筍的清氣又解了肉的膩，是絕配。菠菜簡單，開水一焯，擠干，切碎，用細細的薑末和香干末同拌，淋些花椒油。這幾樣，都不費大功夫，卻各有各的本味。汪曾祺先生談吃，最重本味，他說：「一個人的口味要寬一點、雜一點，『南甜北鹹東辣西酸』，都去嘗嘗。」這話實在。新一年，于吃食上，我倒也想「寬」一點，學著做一兩樣從未試過的，不必常做，但試過了，舌尖上的世界，便又大了一圈。

在新的一年裡，我沒有立下什麼宏偉的志願，只是想著，日子要過得再仔細些。仔細地讀幾本書，仔細地寫幾行字，仔細地做一兩道菜，仔細地看看天邊的雲，路邊的草。

把心放得平些，再平些，像一方用好墨磨出的硯池，能照見天光雲影，也能涵容筆下風雨。

這裡「潑刺」一聲，那裡盪開一圈慌亂的漣漪。

水只剩一掌深淺時，真正的戲才開場。

幾個精壯漢子，褲腿挽到大腿根，赤腳踩進稠粥似的泥塘裡。冰冷的淤泥「噗嗤」一聲漫過腳踝，又裹住小腿肚。他們穩住身子，操起一面大網，自這頭緩緩朝那頭「犁」去。

塘岸上這才活泛起來。所有的目光都粘在網前那片沸騰的水花上。魚們無處躲了，銀白的草魚、青灰的鰱、金鱗的鯉，還有黑背的鯽，瘋了似的躍起，在空中扭出一道道亮閃閃的弧，「啪」地摔回泥水，濺起渾濁的花。岸上的指點聲、驚呼聲、估量斤兩的嗡鳴聲，熱熱鬧鬧地響成一片。

最教人屏息的，是網收到盡頭那刻。沉甸甸的一兜提起來，裡頭是無數脊背在攢動，銀光與泥色絞作一團。

嘩啦啦倒進大竹筐裡，辟哩啪啦地跳，鱗片在天光下反射著光芒。人們圍上去，用手指撥弄，品評大小肥瘦，臉上是那種與收成直接相關的喜氣。那喜氣裡，有對天地饋贈的感念，更有對自家等待與勞作的安心。

然而干塘的趣味，倒不盡在這收穫的頂點。高潮過後，那番「拾荒」才更見滋味。

精壯漢子們抬著魚筐上岸了，剩下的，便是老人、婦人和孩子的天下。他們提木桶，端塑料盆，踩進那狼藉的泥塘裡。水已盡了，只剩一片吸飽了水的黑泥，油亮亮地泛著光，像塊被歲月啃過又吐出來的黑糕。

這時全憑慧眼與耐心了。用腳尖，或乾脆用手，在冰涼的泥漿裡細細地探。機靈的小鯽魚會鑽進泥裡，只露一點微微翕動的鰓蓋；泥鰌和黃鱔更是藏匿的好手，滑溜溜的，稍不留神就從指縫溜走。每摸到一條，便是一陣小小的歡呼。這不再是捕撈，倒像尋寶，在熱鬧散盡的廢墟裡，撿拾遺落的珠貝。所得往往不多，半盆雜魚，幾條泥鰌罷了，可那份因親手淘洗而生的喜悅，卻格外真切、綿長。

人們陸續散去，提著各自的戰利品，說笑聲沿着田埂一路飄遠。塘就這樣靜悄悄地裸著，對著天空，像個被掏空了的胃。要等來年春雨漲滿，新草蔓生，游魚倘至，它才會重新豐腴起來，把今日這番熱鬧與索取，默默覆蓋、消化，釀成下一輪的饋贈。

## 風中行走

安平

風與城市相撞，醞釀了一場另類的車禍。肇事者是今天的大風，它粗魯而暴躁，把枝頭零星的葉子一把薅了下來。這些樹早已衣不蔽體，只能在風中佇立，眼睜睜看著被風扯碎的衣服，貼著地面滑翔。這些衣衫的碎片先是來回亂跑，摩擦出沙沙的聲音，然後集合在的旮旯裡、牆根邊，或者鑽進車輪的縫隙裡。一些電動自行車也被大風推倒，東倒一個，西歪一輛，車筐裡的頭盔有的被摔破，有的被風扔得遠遠的。

事故現場的附近還有一些身形苗條的女孩，她們戰戰兢兢，唯恐被風帶走。于是，忙不迭地拽住身邊的人，又開始嘻嘻哈哈，直到喝了一口風後才閉了嘴。我裹緊了衣服，看見大風一頭撞在樓上。它們好奇心強，蓄謀已久，想去探尋房間裡的秘密，有一兩股的風吹著口哨，從窗戶縫隙裡潛進去。剩下的風改變方向，將地上那些殘破或完整的葉子捲起來，裹挾著，在半空中耍著雜技。這些葉子上下翻飛，像是跳舞，像是歎息。

風攜著葉子，迎著我高速駛來。我早已勘破了它的伎倆，輕鬆躲了過去。我的山地車也躲過了大風的推擗，靜靜地等著我帶它回家。這個陪伴我十五年的老夥計，沒有了變速的能力，遺失了擋泥板，已經殘破不堪。我視他如敝屣，連一把鎖都不想給它，就等著它有一天自己主動離去。但它卻不想走，像一隻忠誠的田園犬一樣，在每一個涼爽的日子裡帶著我兜風。

我扣上連帽，騎上車子，大風在背後推著我，身下的老破車霎時有了助力車的風采，彷彿回到了我們初識的時候。我的車子在奔跑，葉子也在車輪下奔跑，它們一波一波地出場，又被我一批一批地甩在身後。走到十字路口，一陣風從側面發動突襲，我的連帽被吹掉，迎面又來了一陣風偷襲，將我逼停。

御風而行的不止是碎葉，還有一些塵土也在高空暢遊著，想迷了我的眼。幸好我的眼睛像機動車一樣，還有一對擋風玻璃。我瞓著眼，縮著脖子，任由塵土親吻我的臉龐，但鼻孔裡卻有一種輕微窒息的感覺。此刻，我忽然想停下來，在十字路口看一眼風裡的風景。然後順便點燃一根煙，我吸一口，讓風吸一口。但我還是放棄了，因為綠燈亮了，老夥計在催著我回家，風在吹著我回家。

拐了一個彎，來到小路上，這裡沒有了同樣遍地狼藉。風從廢品收購站裡撿出來一些快遞的包裝，擺在路上，像是玩著遊戲，又像是一場惡作劇。耳邊有風流動的呼呼聲，似乎在炫耀著它的杰作。我停下车，關閉單元門，將世界阻在外面，順手摸了一把臉，突然明白了風塵僕僕的含義。

風路如人生，遇風之時，無外乎御風或者被風所馭。有時候，我們無須抬頭看路，只管走在風裡。行走，就是意義。

## 冬日干塘記

陳梓巖

冬深了，水是一寸一寸矮下去的。

起初，池塘還豐腴著。墨綠的水面映著灰白的天，紋絲不動，懶洋洋地睡著。抽水機的喉管探進深處，水從另一端皮管裡湧出來，嘩嘩地淌進低處的田溝。

塘邊漸漸聚起人來，穿深藍或藏青的舊棉襪，袖著手，靜靜地看。水落到齊腰深時，塘的脾性便露了底。原先完整如鏡的水面碎了，露出底下隱沒的石頭，還有不知哪年沉下的一截朽木。水黃中泛黑，魚們大約是覺出不安了，

### 文藝副刊



這裡「潑刺」一聲，那裡盪開一圈慌亂的漣漪。

水只剩一掌深淺時，真正的戲才開場。

幾個精壯漢子，褲腿挽到大腿根，赤腳踩進稠粥似的泥塘裡。冰冷的淤泥「噗嗤」一聲漫過腳踝，又裹住小腿肚。他們穩住身子，操起一面大網，自這頭緩緩朝那頭「犁」去。

塘岸上這才活泛起來。所有的目光都粘在網前那片沸騰的水花上。魚們無處躲了，銀白的草魚、青灰的鰱、金鱗的鯉，還有黑背的鯽，瘋了似的躍起，在空中扭出一道道亮閃閃的弧，「啪」地摔回泥水，濺起渾濁的花。岸上的指點聲、驚呼聲、估量斤兩的嗡鳴聲，熱熱鬧鬧地響成一片。

最教人屏息的，是網收到盡頭那刻。沉甸甸的一兜提起來，裡頭是無數脊背在攢動，銀光與泥色絞作一團。

嘩啦啦倒進大竹筐裡，辟哩啪啦地跳，鱗片在天光下反射著光芒。人們圍上去，用手指撥弄，品評大小肥瘦，臉上是那種與收成直接相關的喜氣。那喜氣裡，有對天地饋贈的感念，更有對自家等待與勞作的安心。

## 蔡明凱明曲賢昆仲捐石獅城隍廟福利

菲律賓石獅城隍廟董事會訊：本會副事長蔡明凱、蔡明曲賢昆仲令董堂、蔡府洪老太君謹淑佩（原籍石獅寬仁），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凌遲二時十六分逝世。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哲嗣亦即本會副董事長蔡明凱、明曲賢昆仲侍親至孝，秉承先人樂善好施之美德，於守制期間，仍不忘社會公益，特獻捐菲幣二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善舉，殊堪欽式。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 楊志忠逝世

菲律賓晉江市金井鎮聯鄉總會/商會訊：本會楊顧問志忠鄉賢（晉江市金井鎮埔宅清溝村一布澤）即李明理令夫君，亦即楊淵釗、淵權、淵毅、淵戈賢昆仲令先尊。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時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

館SANCTUARIUM 310-PRIMROSE靈堂。擇定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武六干岷里拉紀念墓園。本會聞耗，經派員慰電其家屬並勉其節哀順變。

## 施清祺丁母憂

旅菲晉江石廈同鄉會訊：本會理事施清祺鄉賢暨港僑施景賢，麗英賢昆玉令慈，亦即故鄉僑施燦錦令德配，施府吳太君謹雪霞（晉江市龍湖鎮石廈村中份）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一月十八日下午八時三十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百十晉五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暫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9-MAGNOLIA，擇定一月廿三日（星期五）上午八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施吳太夫人往生極樂世界，駕鶴西歸，經函慰唁其家屬，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其哲嗣孝思純篤，必定哀痛逾恒，敬祈以情制禮，望陽眷屬人等節哀順變。本會為軫念老太夫人生前治家有道，義方教子，閭里咸欽，懿德可風，爰訂一月廿一日（星期三）下午七時在靈前獻花致奠禮及越日送殯執繩。屆時務希全體職員參加，以表哀思，而盡鄉誼。

## 陳榮旋逝世

和記訊：僑商陳榮旋先生（晉江深滬南春）亦即陳嘉圓、衛雙、鉢鉢、軫軫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凌晨二時三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六十三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RM.304-AMBROSIA）靈堂，擇定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 陳榮旋逝世

菲律賓元龍敦義社總社訊：本社陳榮譽理事長榮旋昆仲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元月十九日凌晨三點零一分逝世於菲律賓中華崇仁總醫院，享年六十三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304室(Ambrosia)靈堂，擇定於二零二六年元月廿六日（星期一）早上八時出殯。

本社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訂於元月廿五日（星期日）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望全體昆仲義姐撥冗參加及越日出殯執繩之列，以表哀思，而盡社誼。

旅菲深滬同鄉會總會暨商會訊：本會

諮詢委員陳榮旋鄉賢（原籍晉江深滬南春）亦即陳嘉圓、衛雙、鉢鉢、軫軫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九日凌晨二時三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六十三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RM.304-AMBROSIA）靈堂，擇定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已派人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 陳榮旋逝世

菲律賓深滬穎川陳氏宗親總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陳榮旋宗長（原籍晉江深滬南春）亦即陳嘉圓、陳衛雙、陳鉢鉢、陳軫軫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九日凌晨二時三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六十三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RM.304-AMBROSIA）靈堂，擇定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已派人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二〇二六年元月二十日

### 本會全體職員

右通告

本會轉念莊柯太夫人生前相夫有光教子有方，爰特獻花祭禮，凡吾會全體職務希準時參加祭禮，以表哀思。

定元月二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七時三十分在其靈前舉行。

太夫人謚麗珠，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五日凌晨〇時二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積閏九十八高齡。

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311-313靈堂。擇定元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Manila memorial park - Cavite 墓園之原。

為通告事：

查本會莊董事兼經濟主任東海先生令先慈，莊府柯太夫人謚麗珠，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五日凌晨〇時二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積閏九十八高齡。

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311-